

我与恩师二三事

■ 潘永辉

我的恩师劳承万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的美学理论家、著名学者,出生于茂名化州江湖。日前,岭南师范学院和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了“新美学与文化形态学术研讨会”,追思劳承万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教育事业。我作为先生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讲述了跟随恩师学习的整个过程。会后,又回忆起一些细节,特做一些补记。

入读大学前后我就认识了先生,先生是我的同乡,又与我父亲有过工作交集。大概在大一第一学期,我去先生家请教学问,先生送我一本十四院校合编的《文学理论基础》,这本书是先生的好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高国平先生送给他的。我看到先生在书上用红铅笔画着各种阅读符号,例如用方框框出重要人名和其他名词,用圆圈圈出句中关键词,用单划线和双划线划出重点句,用小圆圈在线下突出更重点的部分。从此我就开始模仿先生的读书法,在自己的书上用不同符号画上圈圈点点。先生喜欢在扉页右下角写上自己所购(或别人所赠)图书的时间地点,我也这样模仿。书的衬页与扉页之间夹着先生手写的一张课程表,我一直珍藏着。

我看先生的著作是特别认真的,读大学和准备考研期间,把先生的专著和主编的教材看了一遍又一遍,仔细揣摩先生的观点和思路。先生的思维架构和逻辑演绎能力相当强大,经常在书中以公式(图表)演示的方式表达推理过程,提纲挈领,显义清晰,一目了然。我写论文做答题也如此模仿。研究生入学报到的时候,先生带我们到了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领导会见了先生,对先生说看到我的卷子,那些简洁明朗的图示推理过程,一看就知道我是先生的学生。先生笑了,我也很自豪。可见当时学者们对先生著作的熟悉、先生的学术影响力之大。

研究生毕业前,先生带我们到北京游学,拜访学术名家。这也有引导我们寻找合适博士生导师的意思。先生带我们拜访了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老师。陈老师夫妻朴雅超俗的气质和他们干净雅洁的家,给了我深刻印象。陈老师对我们非常亲切和蔼,我对陈老师也感觉心性很相契。先生的意思是想我考人民大学的,我对考上陈老师的博士生也很有信心。当时有没有把读博与将来解决家属工作问题联系起来的“功利性”想法,我没有印象,后来找工作过程看到的现象证明,“学术圈”(大学社会)很现实,如果当时能读博,

对解决家属工作问题是有利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以前把学问看得很高,学术意识是纯粹的,读博求“真理”的愿望是虔诚的。只是另一位同学也坚持要考陈老师的,我就只好退出了。我对佛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自己联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导师,导师对我非常热情,在办公室接见了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招博士生,希望我能考上。考试结果出来,我的英语低了些,不到公费线。我打电话给导师,导师声音低沉地对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在职方式。这意味着要给学校交一笔学费,三年大概要两万多或三万。我那时候的心境,因为经济状况也好,自命清高也好,凡是交钱的事情我是不干的。我跟导师道了谢,告别导师回来了。后来应该把事情跟先生说过的,先生怎么回应,具体我忘了,模糊记得先生沉默、惋惜的表情。2004年我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博士生,牟钟鉴先生电话里高兴地跟我说:“你都考了第一名,面试时你还说你不懂。”然后跟我说我硕士阶段跟随劳老师研究美学,博士阶段也可以安排到李泽厚先生大弟子赵士林先生门下继续研究(宗教)美学,然后再跟李泽厚先生接触。虽然我最终因各种原因没有赴读,但至今都很感佩老师们的眼光和苦心。有一次先生生气地跟我的同学汪涛发“牢骚”:“潘永辉也没跟我说,因为两三万块钱,放弃前途,实在是因小失大。”先生是针对我没能去北京大学还是中央民族大学说的,我不确定。我听说后一方面感激先生挂怀,一方面也泛起一些情绪。多年跟随先生,我对先生的感情是很不一般的,毕业前我甚至因为考北大的事情在心里伤感过:你想我读,你干嘛不给钱。但是,当时我隐约察觉,后来才明白的是,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的处境也不容易,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很多事情也是力不从心,连我的就业也几乎无从过问。而此后随着我人生进程的展开,人生之谜和谜底一一呈现和揭晓,我才逐渐明了和接受自己的人生:冥冥中似有“天意”安排,我此生有此生的缘分和任务,此生该到位的要到位,该经历的要经历,该通关的要通关,一切都导向一个我今天已有所领悟的结果。先生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先生也不能代替我,我有自己的路要走。我此生并非全为学术而存在,学者和学术是以精神去咀嚼精神和世界,而我自己更渴望照破精神和世界的迷雾,销脱精神,销脱身心无明,销脱宇宙人生的一切不自觉的困扰,然后再谈精神和世界之运用。(上)

大山沟里的坚守

■ 杨振文

在部队当现役军官时,我曾带兵守了3年山头。说是守山头,其实就是在大山沟军营里,与基层官兵一起守护着储藏在山里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

3年时间,在我20多年军旅生涯当中,写下最浓重的一笔。守山期间的那些人那些事,犹如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越醇,令我回味无穷。如今我用文字记下这段经历,既是对远去军旅生涯的怀念,也是对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战友们的深深牵挂。

20世纪80、90年代,我在原广州军区驻粤北某仓库服役。1990年6月初,我被调任上山为第二保管队正营职队长,兼任由两个保管队组成的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双职成主官,队伍主要靠自己摸索着带,官兵们听不听招呼,带得好不好,我要负主责。

那时,营区设在海拔有500多米高的菜坝岭半山腰,守山官兵出入营区都要攀爬有90度转角的大斜坡,几十名官兵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长年累月地,一茬又一茬轮换地镇守着库区,确保绝对安全。

保管队驻地山下的那一边,京广铁路和广韶公路纵横交错,党的富民好政策,便利的交通条件,给这里镇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变化日新月异,一片繁荣兴旺景象。

而保管队驻地这山头,春天山雾弥漫,地板潮湿;夏天蝴蝶蚊子臭虫多,军装和被子要经常换洗;秋天有蛇鼠爬行;冬天北风萧萧,寒风刺骨。没电时要摸黑,没水时要到山下提,生活条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生活枯燥寂寞。

面对这十分艰苦寂寞的环境条件,我也曾想打退堂鼓。但是扪心自问,一任接一任,怎么人家可以待得下去,并干好工作,自己却就不能呢,难道自己就可特殊么?

曾记得当年入伍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讲的就是军人如何服从命令听指挥,如何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令如山,服从命令是天职。作为党支部书记,如果自己情绪波动,不安心,谈何带兵守好山头。

我默默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带领官兵守好这山头,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写好无怨无悔的守山记录。

1990年冬,来自粤西吴川的新战士林森,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从小就没有吃过什么苦头。可是上山一看,不是站岗放哨、军事训练,就是搞农副业生产。从早到晚听到的不是口令声,就是鸟叫野兽声,生活单调枯燥,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一天早上,刚从夜哨岗位下来的林森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后,林森单刀直入说:“杨队长,待在山上太寂寞了,我受不了,不想在保管队干了。”他申请调到总库机关工作。

真没想到,初来乍到,林森就给我当头一棒。为了做通林森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在山上工作,我利用晚饭后时间,连续几天约林森一起散步,与他谈心交心拉家常。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反复说教启发,他终于开窍了。此后他变了一个人似的,不怕苦,不怕累,无论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或搞农副业生产,样样工作他都干在前,走在前。

同时我又为干部战士家庭困难、婚姻恋爱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干部战士解决各种问题33件,深得干部战士信赖和爱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离开军营又是20多年了。然而,一日是兵,终生就是兵。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下对军队的爱,对战友的爱直至永远。

粤北军营,你是哺育我们成长进步的第二个故乡,我们将会常来常往,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战友们,我们后期会有期。

兄弟

■ 叶毅

抹得有点酸痒,又笑起来——那因长时间不出门而变得苍白的脸更皱了。父亲看着,也跟着笑。

当一切都弄完了,父亲笑着对四爹说:“四哥,饭吃了,头发剪了,胡子也剃了,我抱你回房睡吧,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四爹听了,眼里满是柔光,嘴里“哦哦”地应着,开心得像个孩子。

有一次,父亲收拾理发工具时,动作迟滞,良久,才收拾妥当。他抬头看着那长长的田埂,眼圈红红的。他忘不了小时候自己跟四哥一起玩耍,长大后一起半夜三更挑豆炸去扶龙、白石卖的情景,尤其是那次河里摸鱼被救的惊险经历……

“有一次,我下河摸鱼,我的手伸进石缝里被夹住了,一急躁,手更抽不出来,猛然间喝了两口河水,心更慌了!岸上的四爹见我潜水那么久没上去,水面忽然冒了两个泡,立刻纵身跳下水,找到我,拍了拍我背,示意我不要慌,又抓住我的手往石缝里伸,拧转几下,这才把我手抽了出来……要不是你四爹,我早

就遭遇不幸了,也就没有你了。”父亲看着我,感叹地说。

这使我想起四爹的儿子金旺哥曾向我说过四爹年轻时的一件事。

那次,四爹经过沙基铺边上的河滩,看见两头公牛打架,他三几步冲上去,左右手分别抓住两头牛的牛角,左右脚又往牛下颌各踢了一下,硬生生把两头牛掰开。三爹看在眼里,竖起大拇指说:“阿四你厉害!”

金旺哥还骄傲地对我说:“你四爹在食品站杀猪时,那三四百斤重的猪,他双手一抱,膝盖一顶,就把猪摆到肉台上,脸不改色心不跳!”

或许是这样的原因吧,父亲看着曾那么疼爱自己那么生猛的四爹,晚年却落得如此境地,眼角又湿润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四爹,摸了又摸刚刚剪好发的头,看着我父亲,又咧开嘴,笑了。

煦暖的阳光斜穿过灰瓦屋檐,打在兄弟俩身上,地上留下他们俩长长的身影。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庚子年秋月於嶺南陳劉學書一首

书法

陈刘雄